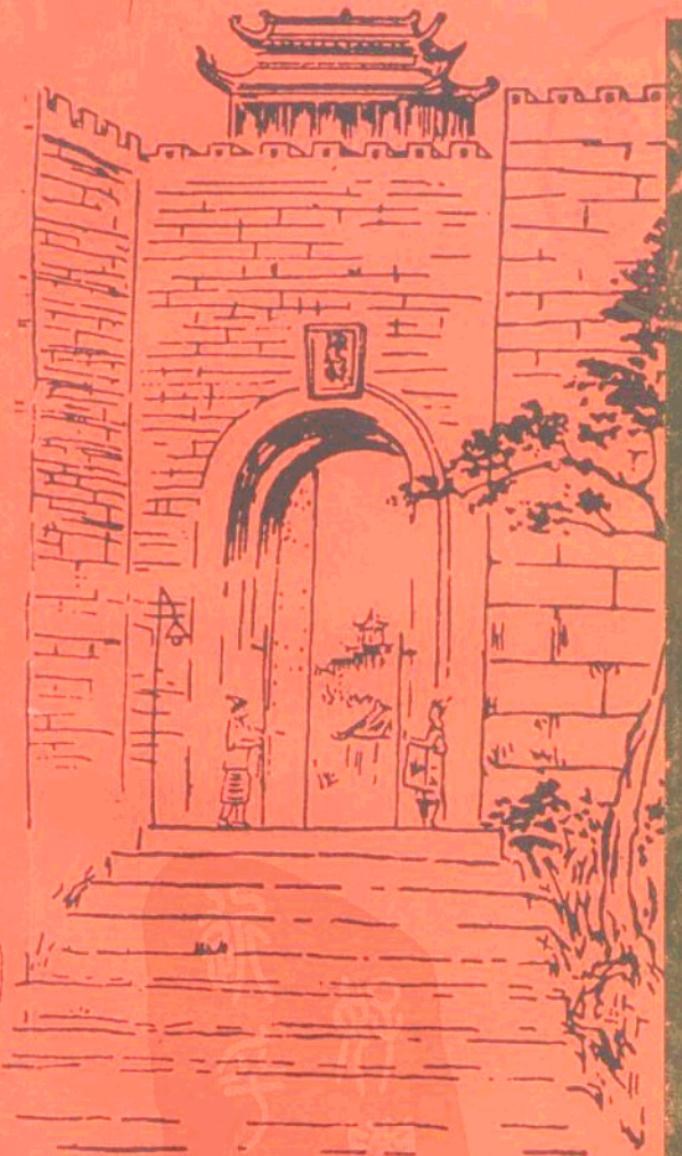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政协重庆渝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9辑

220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第九辑

目 录

一、小平同志在重庆

- | | |
|----------------------|-------------|
| 1. 回忆小平同志在渝工作二、三事 | 张文澄(1) |
| 2. 启蒙一课，受用终身 | 孙道存(5) |
| 3. 和小平同志同乘小火车 | 陈建初(8) |
| 4. 忆小平同志对工商界人士的关心和教导 | 吴昭辉(10) |
| 5. 贺龙、邓小平同志创办八一小学 | 郭翠芳、尹志厚(11) |
| 6. 八一保育院院史简介 | 袁振翔、代素芬(12) |
| 7. 老帅关怀，殷切期望 | 穰明德(14) |
| 8. 十年风雨创业艰，人才辈出兴校园 | 窦怀理(17) |
| 9. 在人民小学读书的日子里 | |
| (1)“小头领”——贺鹏飞 | 郭子慎(20) |
| (2)小小好朋友——邓朴方 | 郭子慎(20) |
| (3)绝不许沾染贵族子弟的恶习 | 赵峻岭、张国新(21) |
| (4)学校不培养特殊学生 | 赵峻岭、张国新(22) |
| 10. 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 杨耀健(24) |
| 11. 记小平同志解放初期在重庆的几件事 | 魏仲云 |
| (1)大溪别墅的灯光 | (31) |
| (2)位尊不忘故人情 | (32) |
| (3)抢救保护文物古迹 | (35) |
| (4)不准压制民主 | (38) |

(5)对一封匿名信的批示	(40)
(6)批评“五里腿”	(42)
(7)平息金融风波	(44)
(8)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	(48)

二、军政

1.大国外交的艰难一步	胡道修(52)
2.具有传奇色彩的邵子南	朱俊(58)
3.我对解放前南京国立政治大学的几段回忆	薛祚光(63)

三、工商经济

1.重庆的典当行	赵锐涛(68)
2.合作五金制造厂入川始末	朱俊(71)
3.川菜之都渝中区	谢向全(74)

四、民族宗教

1.回忆旧日的天主教重庆教区主教府——真原堂	陈仲伦(78)
------------------------	---------

五、文化教育

1.从川东联合县立甲种工业学校到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吴光夏(81)
2.冯玉祥的职业教育歌	欧阳昭华(89)
3.抗战时期重庆城区的职业补习学校和训练班	欧阳昭华(91)
4.抗战时期作家的贫困与援助贫病作家运动	唐维华(96)
5.重庆文博事业六十年	胡昌健(102)

六、人物

1.晚清川东兵备道中的三个文化人	胡昌健(113)
2.章太炎在重庆	胡昌健(115)
3.“听、跟、走”的楷模杨受百	龙明桥(117)
4.“面粉大王”鲜伯良走上幸福路	龙明桥(121)

5. 双惺相惜 厉慧森(126)

七、方志

1. 回顾重庆《抗建堂》 唐维华(128)

2. 再谈《陪都跳伞塔》 唐维华(132)

回忆小平同志在渝工作二、三事

张文澄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49年11月我响应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号召，从武汉市报名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便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西南服务团进军重庆，当年12月4日到达重庆，与组织部长魏思文等同志住在大溪别墅《潜园》（现市卫生局所在地）。同月任中共重庆市副秘书长，1950年5月调任中共重庆第三区（现沙坪坝区）区委书记至1953年5月。在此期间，多次目睹小平同志的英姿，多次聆听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报告，受益良多。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

1949年11月，在进军途中，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湘西常德宣布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一个机构、两个牌子。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西南一级机关进驻重庆市，立即着手政权建设。大约两、三日后，小平同志提出重庆是大工业城市，人口多、工业多、情况复杂，城市工作量大，建议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分开。川东区党委机关，原拟设在枇杷山《王园》，分开后去了南岸黄桷桠；重庆市委机关则从大溪别墅《潜园》，（因《潜园》太小，不够使用）搬进《王园》。此事被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知道后，向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和第二书记张霖之同志说：“枇杷山最好开辟为公园，目前市委可暂住那里，反正要开辟成公园就是了。”张霖之同志立即向市委全体成员传达了邓政委的这一指示，1959年冬，西南一级机关撤销后，市委迁中山四路，便

按照小平同志的原指示，将《王园》所属的枇杷山，建立成《枇杷山公园》，将部分办公用房分别拨给《市博物馆》和《市图书馆》。

关心地下党同志

1949年12月中旬的一天，进军干部与地下党同志举行会师会。会场在曙光（原国民党市政府所在地，现儿科医院住院部）我担任会议司仪。会议开始前，小平同志来到休息室，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于江震同志汇报第一任重庆市委委员组成情况，并把名单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仔细看过名单后问：“名单中有无原地下党的同志？”于回答：“其中的张文澄是原四川地下党的。”小平同志点头认可。说：“好、好，不要忘了地下党的同志。”会议开始后，邓小平同志代表西南局宣布了市委委员名单，他们是：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任白戈、段君毅、万里、罗士高、王近山、刘明辉、李震、康乃尔、张文澄。并勉励大家搞好团结，努力工作。刘伯承、张际春（西南局副书记兼重庆军管会主任）、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关心上层统战对象的思想改造工作

1951年秋天，我受市委委派前往巴县，协助巴县县委搞农村土改工作。在一个月协助土改工作中，亲身感受到了小平同志对上层统战人士的关心和党的统战政策的强大感召力。当时西南地区有许多上层统战人士，西南军政委员会吸收了刘文辉、但懋辛、熊克武、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分别担任副主席、委员等职务。农村土改工作开始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西南统战部安排这批统战人士到巴县参观土改。这批人士住在南泉，凡是县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每次都请他们列席，还组织他们下乡参加土改活动。这对他们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记得一天晚上县委在南泉公园召开土改小结会，我结合党的土改政策作工作小结。大约讲了三个小时。

时，刘文辉等统战人士都认真作记录。

据曹狄秋市长事后告诉我，刘文辉在向西南局统战部汇报时说参加土改，思想上震动很大，特别是听了张文澄的讲话，对土改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深的了解。曹市长还问我“你对他们讲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臭骂了他们一顿”。实际上是我将青少年时知道的四川军阀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夺的惨情，结合小平同志对新区提出的土改政策，讲了土改的必要性和对各个阶层的具体政策，其中包含了统战政策讲事实、讲道理、说得他们口服心服，完成了市委交给我的任务。

关心城市民主改革政策

1951年上半年，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开始起步。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我们没有经验，于是便组织力量深入磁器口、小龙坎等街道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城市的民主改革情况复杂，人员成份难以确定，不能简单的照搬农村土改的那套。如商人就包括资本家、小企业主、小商小贩等等。民主改革对象不明确，政策吃不准。我们又认真学习西南局和市委有关文件，提出城市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如开业医生），不算民主改革对象，而应类似农村的中农作为团结对象的设想，用三区区委名义，给重庆市委写报告，市委又把报告上报西南局，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同意”。并建议加上西南局批语，在《西南工作》上全文刊发，指导了整个城市民主改革工作。

举家入京

1952年7月，因工作需要，党中央调小平同志入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小平同志接中央通知后，不讲任何条件，毫不拖泥带水，很快安排好西南局工作，立即举家北上。由于去得快，以致到北京后，中央有关部门尚未为小平同志及其家属准备好住房，他们全家

只好住在招待所内。事后听市委书记张霖之和曹荻秋市长讲，毛泽东主席对小平同志此举十分赞赏，大加表扬，认为他干脆果断，不讲价钱。由此可见，后来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人才难得”，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而当我耳闻目睹这一切时，在我心中树立了如何作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同时，也更增添了对小平同志的敬仰之情。1953年5月，当市委决定把我从三区调到市委宣传部时，也以小平同志为榜样，不讲价钱，愉快听从党安排，未带一人一物离开了辛勤工作三年之久的三区。小平同志“举家北上”的史实，对后人特别是当代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形成讲原则、守纪律、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大有裨益。

根据张文澄口述
何莉、孙俊整理

启蒙一课 受用终身

——深切怀念邓小平政委

孙道存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5月27日上海解放，在党中央“解放全中国”伟大号召下、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进步知识青年数万人响应号召，投笔从戎，献身革命。我当时正在上海大学读书，自愿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学校走进军营，有幸聆听了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老实”，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水平最高、极富哲理，论述精辟、意义深远的一课，也是我步入人生旅途时启蒙一课，嵌入脑际，永世难忘。

西南服务团进军目标是云、贵、川，在“西南八千万人民需要你”口号鼓舞下，近一万八千名青年的知识分子投入这座革命熔炉，我和当时同学，都是幼稚的青年，盼望祖国富强，急于投身革命，向往光明幸福；但对革命真谛并不知晓，想的是革命定会一帆风顺，至于革命征程中艰难险阻，更是没有精神准备，我们呈递给二野司令部的“申请书”“论战书”上，充满着“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饱含激情的辞语，第二野战军首长们充分肯定并赞扬了我们的爱国热情，从老区抽调三千干部带队，针对这批有决心、有信心，但毫无实践经验的学生大军，由军机繁忙，戎马倥偬的二野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来讲这场政治报告。“淮海战役”刘邓大军威震神州，“百万雄狮渡大江”后，刘伯承、邓小平的英名更令反动派闻风丧胆；我们刚入军营的新战士，多么想瞻仰刘、邓首长风采，1949年8月，在原国民党国民大会堂，司令员刘伯承主持大会，邓小平同志身着一身洗旧了的军装，脚穿布鞋，用道地的四

川口音，宏亮又诙谐的语气，一直讲了几个钟头，这样战功赫赫、驰聘疆场多年，功高位显的高级将领，真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有那么高深的理论水平，讲话又那么慈祥生动，亲切、感人至深。听课时全场鸦雀无声，讲到激动处，经久不息的掌声。

邓政委的报告开宗明义，他首先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全面地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涵义，他说：“革命队伍里，最讲究老实”，他告诫我们：“讲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他在肯定了我们革命激情同时，谆谆教导我们：“一个进步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只能算有了革命愿望和热情，到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还需要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的锤炼和考验”。他着重讲了“过关”问题，邓政委说：“古代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今天知识青年参军，也要‘过关斩将’，可以说大关三个，小关无数；三个大关是要过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至于具体小关么，那就无数了，象‘生死关’、‘家庭关’、‘生活关’、‘走路关’等等”。继后，他着重地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怎样过好“家庭关”、“生活关”、“走路关”。

我们在南京集中学习了邓政委的报告，经过反复深入讨论，这是我们投身革命后最好的一堂“启蒙课”。中央下达了“进军大西南”军令后，我们跟随第二野战军挥师南下，挺进大西南，被誉为“小长征”的铁流七千里开始了。从6月参军到解放重庆近半年征程中首先最难的“家庭关”过来了，当时祖国半壁河山尚未解放，福建、两广、西南与西北仍属蒋管区，大局未定，此一远征生死难卜，许多家长阻挠子女参军远走，而我们战士改名换姓者有之，深夜私奔者有之，有的战士拒绝了父兄为其在台湾、港、澳备好的房产和巨额存款，终于踏上了走向大西南征途，有的出身于官宦富商家庭，毅然投奔革命，如傅作义将军之女傅冬菊、国民党教育部长梅贻琦之女梅祖成、朱家骅之堂兄朱家骝，更多战士纷纷斩断绵绵儿女情，赤诚一片奔军营，这就是“过关斩将”精神；在过好“生活关”

中，抛弃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和富饶江南城市的优越生活，走向“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走向“地无三尺平”的贵州，以及古代贬之为“充军”之地云南，这种被邓政委报告中提到的“大米反饥饿，小米扭秧歌”的反差，正是“过关斩将”精神驱使；在过好“走路关”上，从进军开始徒步 20 华里，到 40、60、80 华里，入川之后为了早日“解倒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早日解放重庆，更是日夜兼程，在武隆、酉阳翻越白马山，最高行军速度达到日夜 130 里，走向大西南的“七千里路云和月”中，战士平均穿破了 5—6 双军用胶鞋，“练出一双铁脚板，昂首阔步进重庆”，这真是“过关斩将”的威力。我们西南服务团第一分团在曹荻秋同志率领下，接管重庆。参加重庆建立民主政权工作，邓政委“论老实”的“启蒙课”，在我们思想上奠定了原动力，注入了持久强劲的活力，增添了进军西南征途中的战斗力，也成为我们紧跟着党终身革命的免疫力。

四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广大的西南服务团战士，遍布西南云、贵、川及西藏高原，进军大西南，参加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血洒大西南，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开拓大西南，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扎根大西南，奉献了毕生精力；闪光大西南，在各自岗位上，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过好了“权力关”、“金钱关”、“酒色关”、“人情关”，始终忠诚于人民，大家没辜负邓政委当年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噙着悲痛热泪默默念着：再也听不到邓政委那高亢、果断的声音了。我们手捧着《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同志，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湛理论，是您走完光辉一生旅程后传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改革开放春潮汹涌澎湃，华夏大地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中华腾飞指日可待，亿万炎黄子孙一定会实现您老生前遗愿。

和小平同志同乘小火车

陈建初

1951年，重庆解放才一年多，工业生产刚刚恢复和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在重庆举办一次西南工业展览会。目的是检阅西南地区的工业生产力量，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鼓动全西南人民为建设新西南而共同努力。地点定在大田湾。当时，我们一群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被调入筹备处，我被分配在保卫组工作。

当时，大田湾还是一大片荒地，办公室、展览室和工作人员的宿舍都用楠竹、蔑席捆绑而成。来参加展出的公私厂矿企业有750多家，分成铁路、钢铁、机械、轻工、化工、纺织、矿业、电业8个馆，展品主要是图表、模型和部分实物。那时，最牵动人心的是铁路馆。

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就决定立即动工修建成渝铁路。尽管当时财力、物力都十分困难，还是预定1951年9月1日从重庆通车到永川，为普及铁路常识，铁路馆在大田湾临时修了一条绕场一周的轻便铁路，将天府煤矿矿用小火车头和车厢调来，供人们参观和乘坐。

小平同志对展览会的工作自始至终十分关注，并应筹备处之约，为展览会题了词。原文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题词于1951年8月10日展览会正式开幕那天，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上。

展览会开幕前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三点左右，我们得到通知：小平同志来了，我们纷纷赶到展览会大门口（现跳伞塔旁），只见邓小平同志在十多位同志陪同下，迈着矫健的步伐，

满脸含笑进场来了。

在此之前，我只有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中，听到过小平同志的英名，而这天，我们却有幸在如此近的距离内亲眼看到了他。他身体健康，精力异常充沛。那时，小平同志才 47 岁。

那天，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逐馆观看，最后来到铁路馆，听罢介绍，迳直登上小火车。这时，我们一大群工作人员也跟着上了后面几节车厢。由于火车是绕着圆圈行驶，车速不快，我们清楚地看到：小平同志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面指点着窗外的景物，一面讲述着什么……列车绕场一周，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但我们都无比的兴奋，都以同小平同志乘一列火车而感到万分荣幸，分外骄傲。

展览会原订展出 50 天，后应观众要求，延长到 10 月 10 日结束，两个月时间，接待了西南各地的观众和志愿军归国代表共 72 万多人。

46 年过去了，西南的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单是铁路，就陆续建成了成渝、宝成、川黔、贵昆、成昆和湘黔、襄渝等 7 条干线，直通沿海的南昆线也已铺通。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小平同志的心血，都是同他“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忆小平同志对工商界人士的关心和教导

吴昭辉

邓小平在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对重庆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十分关心，曾召见工商界代表人物胡子昂、温少鹤、肖松立等人，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为重庆工商周刊题词。

刚解放时，我和大家一样，由于不了解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终日惶惶不安，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情绪低落，等待观望。这时市商会及时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小平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爱护和保护正当经营的。工商业者要爱国守法，积极经营踊跃纳税。他对工商界提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讲话在工商界传开后，个个拥护，人人精神振奋。我在民族路经营的祥生文具社，规模不算大，但在同行业中，信誉很好，业务也做得火红，听了传达，吊桶也没有了。我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积极经营，踊跃纳税，带动行业几次大的集体纳税、集体入库，被推选为重庆税务协进会主任，得到政府授予协税模范奖旗和奖状。

邓小平在重庆也曾召见老宝元通股份有限公司黄凉塵，肖则可，肖雨生，王进云等负责人，教育他们认清形势，掌握命运，鼓励他们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几位回到公司后，召开了董事会，带头响应号召，自愿把宝元通带头转入国营，成立了西南百货公司，即现在重庆百货站前身。重庆工商业，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与当时邓小平的教导，解除我们思想顾虑分不开的。

(张凤林整理)

贺龙、邓小平同志创办八一小学

郭翠芳、尹志厚

1952年，贺龙（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西南军区政委）为西南军区创办了干部子弟校八一小学。贺龙、邓小平同志亲自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训大队、炮兵学校、军区战斗文工团抽调大批干部、人员组建学校。并将西南军区新闻处，战斗文工团驻地作为校址，派人到北京考察北京第十一小学等学校的建设。第一期拨款70亿人民币（旧币）修建校舍并亲自任命第一任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这就是现在的重庆市浮图关职业中学（重庆一一四中学）的前身。

学校位于渝中区风景胜地浮图关公园的至高点上，西北紧邻电视台，东南紧靠革命先烈杨闇公烈士英勇就义的纪念地，占地44.3亩，建筑面积14027平方米，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革命前辈选就的读书胜地。

学校建立后，邓小平同志曾托邓星同志多次到学校视察和指导工作，贺龙同志也多次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学校开办以来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军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栋梁之才。

学校于1965年底划归地方管理，三十多年来，几经变迁，目前已成为初中与职高兼有的学校。根据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渝中区教委已将学校规划为具有国家级水平和规模的职业教育中心，并于今年开始逐步实施。

八一保育院院史简介

袁振翔、代素芬

座落在重庆市大坪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保育院，是建国后我军最早兴办的幼儿园之一，是敬爱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幼儿园。

八一保育院原名西南军区托儿所，于一九五零年由西南军区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共同组建。原址在上清寺原国民党行政院内。

筹建小组的组长是西南局秘书长刘亚桥同志，副组长是西南军区政治部团职秘书袁振翔同志。组员是：薛明（贺龙同志夫人），王荣华（刘伯承同志夫人），卓琳（邓小平同志夫人），罗平（张际春同志夫人）。筹建时间半年左右，于一九五零年下半年正式招收入托儿童。招收的对象是西南军区团职以上的干部子女。

首任所长由袁振翔同志担任，副校长由鲍侃（原延安保育院工作人员）、罗平同志担任。

托儿所下设两个股，保教股和总务股。保教股股长由王天竹同志担任（陈鹤桥同志夫人），总务股股长由宋在舟同志担任。下设保教干事、管理员、会计、出纳、卫生所长、医生、护士、司药、化验员、营养员、警卫班、护理班、洗衣班、缝衣班、炊事班、工作人员120人。人员的组成来自解放军后勤学校、护士学校、炮校的女兵和西南军区的干部。

托儿所为寄宿制，编有六个班，招收儿童一百余名，全部实行部队供给制。

西南军区的首长们非常关心托儿所的建设和发展。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们经常来托儿所指导工作，看望孩子们，关心

儿童的成长,还与孩子们一起联欢照像。

一九五零年下半年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们的关怀下,托儿所重新修建于大坪单巷子内,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是一所具有四合院式,平房结构特点,配套齐全的标准幼儿园,这种建筑风格保留至今。

园舍建成后,贺龙同志亲自为幼儿园题名为“西南军区八一保育院”,一九五八年与西南军区后勤第一幼儿园合并为“八一保育院”。

八一保育院从创建到今已走过了四十七年的历史,前后历任了袁振翔、陶锋、康瑞、刁乃俊、刘振海、苏明、孟昇、程丙月、邹守允、程琼玖、代素芬十二位院长。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招收儿童由六个班增加到十二个班,幼儿人数达三百多人。八十年代招收8个班,幼儿人数二百多人。现设6个班,招幼儿人数二百人左右。

四十多年来,八一保育院在部队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园方向,加强幼儿园的科学管理,积极改善办园条件,坚持保教并重的原则,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幼教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军内外享有较好的声誉。曾多次获得了四川省、重庆市、成都军区,总后勤部“先进集体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幼教事业的发展,八一保育院认真贯彻实施《幼儿园工作规程》,积极参加幼教改革,抓住机遇,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以优质的服务态度,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水平,优美的教育环境,优良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地为部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儿童服务。在幼教行业中创造出了新的业绩。如今的八一保育院已发展为园舍、场地、保教设施、设备齐全,教玩具充足,环境优美的重庆市一级幼儿园。